

漢

書



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班固 漢書四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
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
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為築外宮舍之師古

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

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

子師古曰日謂往日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

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妒不肯白辟陽

侯不强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

誦上上悔

師古曰悔不理其母

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

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

滅布即立子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吕后孝

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

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

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

驕蹇

數不奉法

師古曰蹇謂不順也

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

師古曰橫音胡

孟反

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

力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

即自襲金椎椎之

師古曰襲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衷中出而椎之

命從者刑之

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

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

母不當坐趙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吕后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

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

文帝重自切責之

如淳曰重難也

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

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竊聞大王

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

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它郡地封之不

欲使錯在王國

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

師古曰卒終也

使大王得三縣

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

畢昆弟之歡

師古曰畢盡也

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

吏與其間

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

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

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

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

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

曰翫古委字翫謂曲也

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

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

之欲反

皇帝不許使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

師古曰母失不失也南面

之尊謂王位也

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

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

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

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

師古曰沐亦頰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

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

師古曰痍痍音夷

以爲子孫成萬

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

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

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

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

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

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鄭氏

曰淮南王呼帝爲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爲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

幸臣有罪大者

立斷小者肉刑不仁

師古曰斷謂斬也

貴布衣一劍之任賤

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

師古曰任情意

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

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

面之位奮諸賁之勇

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

常出入危亡

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

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

其弟以反國

韋昭曰子紇兄也言弟者諱也

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

安秦

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毐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

頃王亡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

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爲郢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

音頻面反

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

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

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

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

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

於大上不可得也

如淳曰大上天子也

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

舍匿者論皆有法

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

其在王所吏王者

坐

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

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

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

縣令主皆謂王官屬

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

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

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師古曰言諸侯王之

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

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

師古曰墮毀也

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

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

笑以著先帝之德

師古曰羞辱也

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

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

之世未嘗忘死

服虔曰常恐畏死也

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

師古曰軌法也

追念皇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

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

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

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

王得書不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

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

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

險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

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使

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

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

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擬天子

師古曰擬比也

擅爲法令

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

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財物

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

如

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

大夫但

張晏曰大夫姓

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掩謂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

士伍開章等七十人

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

與棘蒲

侯太子竒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

與故中尉藺忌謀殺以閉口

師古曰姓藺名忌藺音野嚴助傳作間字音同耳今泳俗

書本此藺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

為棺槨衣衾葬之

肥陵

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

謾吏曰不知安在

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謾音慢

又音莫連反次下亦同

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

師古

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

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

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

晉灼

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擅罪人無告効繫
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
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
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
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
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
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
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

文穎曰忌
蘭忌也

吏請召治忌長不

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弃市臣請論如法制

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

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

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

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

遣其子子母從居

師古曰子母者所生

子之姬妾

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

席蓐

師古曰炊器釜萑之屬蜀食器孟碗之屬

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

師古曰食音食

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

師古曰上言子母則

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

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

載以輜車

師古曰輜衣車也音曲

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

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

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

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

也復音扶目反

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

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

曰檻車有封也

至雍

師古曰雍扶風雍縣

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

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

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柰何曰獨斬丞相御

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

南王不發封魄侍者

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魄亦饋字耳

皆棄市迺以列

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

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爲阜陵

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良爲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
并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

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
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

上聞之曰昔堯

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

師古曰縣及共工比目堯
舜之同姓故云骨肉

天下

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

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淮南王爲厲王置

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

失國早夭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

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

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

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

迺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

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

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蟲已先薨也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

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

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迺勞

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

及薨遂賜諡爲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

曰喜音許吏反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

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

亦二

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

師古曰安於

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

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

賜

師古曰賜賜書也

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

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

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

傳

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

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